



《少年英雄故事》丛书

ZHANG JIN HUI

张锦辉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718.4

164

3922

內 容 提 要

《少年英雄故事》是一套真人真事的故事丛书。《张锦辉》是从书中的一本。

张锦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位小英雄。她是福建省永定县金砂西湖寨人。一九三〇年，在西洋坪村作宣传时，不幸被白匪捕去。她激昂愤慨地唱着革命山歌，高呼着口号，走向刑场。她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，就象咆哮的江水，永流不息。

张 锦 辉

吴 翕 斌 著

伍 启 宗 插 图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64 3/4 印张 14千字

1966年5月北京第1版 196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56·375

定 价 (2) 五 分



张锦辉出生在福建永定县金砂西湖寨一个农民家里。

她排行第八，有六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她是最小的妹妹，大家都叫她八嬷子。一九二六年，张锦辉已经十一岁了，那时金砂地方有个恶霸地主，叫丘乾(qián)凤，横行乡里，任意勒索人民，什么人头税，兵饷税，房屋杂地税，名目很多，到后来实在找不出名目了，就搞“预借”，要老百姓们一口气把十年的捐税租子都交出来，坑害得金砂的穷苦人民家破人亡，无法生活下去。群众都恨之入骨，罵

他是“花黄贼”。八瓣子声音特别清脆，从小就爱唱山歌。她专门爱唱穷人的苦难、仇恨，地主的剥削、压迫。“花黄贼”很害怕，就禁止她唱这些歌。八瓣子恨透了，心想：“你不让我唱，我偏要唱。”一天，她和堂姐张沛文一伙妹子上山砍柴，望见“花黄贼”的楼房，八瓣子狠狠瞪了一眼，放开嗓子对着屋里唱起来：

土豪劣绅事头多，

吃了没事管山歌，

若使山歌管得了，

河里流水会上坡。

歌声又响又脆，字字清楚。沛文一听，连忙劝她：

“八瓣子，到山上唱不行吗，为什么偏要在这里唱？”

“怕什么！他有本事敢把我们吃下去了？”接着又唱起来。大家见八瓣子敢唱，也

都跟着唱了起来，一路唱着上山。

她们边说边笑，砍了柴，正准备回去了，忽然从山坳里鑽出一个人来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好哇，这是丘老爷家的坟山，誰叫你们砍的？”

八瓣子一看，原来是“花黄贼”的狗腿子，她拉了沛文一下，轻蔑地说：“阿姐，我们走，莫管他！”

“站住！”狗腿子大喝一声，“小丫头，还不快把柴放下！”

八瓣子一气，放下柴担，反问：“柴又不是姓丘的种的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沛文也说：“柴是它自己长的，你管不着！”

这时大家也你一言我一語地责问：“柴是山上自古有的，不是姓丘的种的……”

狗腿子勃然大怒：“毛丫头，你还有理？

敢在老虎头上捉虱子！”

“山上的柴大家砍得，关你屁事！”八嬷子毫不示弱。

“好，你还犟嘴！”狗腿子挥舞着藤条，呼地一下直朝八嬷子抽来。八嬷子没有躲得及，胳膊上立刻现出一条血印，她忍着痛，愤怒地责问：“你凭什么打人？凭什么打人？”

“老子打你还要放盐！就是打死你，你敢怎么样？”狗腿子得意地狞笑，又举起了藤条。八嬷子再也忍不住了，举起手里挑柴的扁担一下反扑过去……

八嬷子带伤回到家里，母亲见了大吃一惊，一把抱住她：“苦命的孩子呀，又是誰欺侮你啦？”

沛文在旁边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，父亲一旁听了，摇头叹气。八嬷子不说话，也不流一滴眼泪，只是恨恨地咬着衣襟。

二

军阀劣绅的苛捐杂税，地主的重租，象重重大山，压得老百姓实在透不过气来，大家心里燃烧着反抗的怒火。这时共产党象指路的明灯，领导农民组织协会，以金砂公学为据点，创办平民夜校，开展革命活动，发展党组织。八嬷子的表哥丘礼荣，是中共溪南区委员会委员，也是夜校的教员。他和党的其他同志一面教农民识字，一面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，还领导农会，购买了枪支，组织了秘密的革命武装。八嬷子的六哥福升上了平民夜校，也加入了秘密革命武装。

六哥一回到家里，总是说：“上夜校真开脑筋，我这睁眼瞎子，眼也明了，心也亮了，有书读，有歌唱，那么多革命道理，越听越爱

听。”丘礼荣也时常来八瓣子家里，给她讲革命故事，渐渐地，穷人要翻身就要起来闹革命的道理，在八瓣子心里生了根。

八瓣子很羡慕上夜校，虽然丘礼荣和六哥极力鼓励她，可是那时很封建，妇女是不能上学的，八瓣子心里很不平，心想：“这是哪里的臭规矩！我偏要上给你们看看。”她暗暗做好一个书包，还在上面绣了朵大红花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她就去约沛文上夜校。沛文有些顾虑，八瓣子说：“怕什么，男人可以读书，妇女为什么不能读？男女要平等嘛！”沛文在她的鼓动下，一起报名上了夜校。

在平民夜校里，八瓣子第一次起了个象样的名字——张锦辉。那时农村妇女都是没有名字的。八瓣子有了名字，兴奋得好几夜睡不着觉，她一个劲念着自己的名字，激动地想：“过去我一个穷人家的闺女，上学校的事

连想都不敢想，现在是千年铁树开了花，妇女要翻身了，这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好，我应该好好听老师的话。”

从此八瓣子认真学习，在夜校里，她知道了读书也是为革命的道理，就更刻苦用功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从不缺课。当时夜校里的教员教了许多革命山歌，她就一笔笔工整地描在小本子上，有空就练唱，成了夜校中有名的歌迷。

一九二七年底，党领导金砂广大群众开展反对“冠婚丧祭屠宰捐”的斗争。八瓣子的哥哥们都积极地投入了斗争，她也天天跟着干部到处去动员群众，唱歌宣传，象一只欢乐的小鸟。六哥见了，忍不住逗她：“八瓣子，你也能干革命吗？人还没有交椅高，枪也拿不稳。”八瓣子听了，也不反驳，却笑咪咪地唱起一首歌来：

日头一出照高楼，
革命不分老和少；
只要真心闹革命，
手拿红旗走前头。

六哥听了，笑道：“这丫头，真是谁也不敢撩你了！”

平民夜校的党支部发现八瓣子的歌唱得这样好，就有意培养她。一天晚上，共产党员谢春仁来找八瓣子，她说：

“八瓣子，你天天唱歌，唱给谁听呀？”

“自己听呗！”

“不对，一个人听不是枉屈了好歌子吗？”
谢春仁说，“革命的山歌就象革命的号角，应该鼓舞千千万万的穷人起来闹革命。你的山歌唱得很好，就应该用山歌来为革命服务，为穷人服务。”

“春仁姐，你是说山歌就是革命的武器

吧？”八瓣子天真地问。

“对了，这个武器就象红军的洋枪一样，能把广大工农的革命情绪鼓动起来，革命就能打胜仗。”

八瓣子心里一下子亮了，唱歌还有这么大的用处呀！唱歌也是闹翻身，干革命！从此她更积极地练起来。每当召开群众大会时，她就在会前给群众唱。她唱得又好听又有表情，渐渐地，成了周围几十里有名的革命歌手。

三

一天深夜，明月当空照着，村子里的人们都已经入睡了。突然，响起了一阵枪声，八瓣子被惊醒了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见六哥气喘喘地闯了进来，脸色很难看，心情十分沉

重，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原来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，见金砂各地群众革命运动高涨，心里很害怕，便成立了反革命的“清乡委员会”，派遣反动军阀江湘支队，突然袭击当时中共溪南区委所在的金砂公学，逮捕了区委委员赖文舫、丘礼荣等六位同志。八嬷子一听说这事，大吃一惊，心里很悲愤。她回想起赖文舫、丘礼荣帮助她的许多往事：记得有一天晚上，八嬷子宣传后回到夜校，十分疲倦，一倒头就伏在桌上睡着了。赖文舫同志当时是平民夜校校长，立即脱下自己的外衣，轻轻地盖在她身上。赖文舫、丘礼荣同志无时无刻不在关怀她，他们是她心目中最尊敬的人。这样好的人为什么会被捕呢？她有些弄不清楚。过了几天，又突然传来赖文舫和丘礼荣同志被敌人杀害的消息，这真象晴天霹雳，八嬷子忍不住哇地一声

大哭起来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反动派竟这么残暴。她这才明白了，革命是有流血牺牲的，怕流血，怕牺牲，就永远也不会有翻身的日子，哭有什么用呢？她咬咬牙，狠狠地抹去了泪水。

不久，金砂一带的革命运动，蓬勃开展起来。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建立苏维埃，搞得热火朝天。男的参加赤卫队，女的参加妇女队，八嬷子也参加了儿童团。反动的土豪劣绅都逃了，“花黄贼”也逃到离金砂二十多里的斜坊躲起来。农民的腰杆挺直了，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人唱歌，革命的山歌，再也没人禁止了。可是当时永定各地还是红一块，白一块，敌我地区交错。国民党反动派对这块在闽西土地上出现的新天地，恨之入骨，经常派遣大批白军前来“清乡”。白鬼一到，便施行残暴的“三光”政策，到处抢掠劫夺，放火烧房子。八嬷

子眼睜睜看到敌人来一次，村里就到处起火，浓黑的烟雾卷着长长火舌，从这间房子舔到另一间房子，一条条火龙在村里盘旋，许多房子被毁了，许多人的家被破坏了，八嬷子家的房子也被烧光了。但是敌人越凶残，在人民心中种下的仇恨越深刻，大家一面生产，一面和武装反革命打仗，非常坚决。

这时八嬷子只有十三岁，瘦小的个子，办起事来象个大人。她常跟着赤卫队去打仗，跟干部到各地去发动群众作宣传。大家觉得她年纪太小，太远的地方不让她去，她总是说：

“怕什么！死我一个人是小事情，只要共产成功！”

有一次，她跟区苏维埃军事部长范钦洪同志率领的游击连和赤卫队，去打白军，部队一夜急行军，走得很快，她人小步子慢，一路

上连走带跑才勉强跟上了队伍。到后来脚板上打起了好多血泡，两条腿象有千斤重似的，实在走不动了，真想歇一会呀，哪怕是一分钟也好！可是她一想到这是去打反动派呀，怎么能歇呢！她记得丘礼荣同志说过：“八瓣子，要永远记住：斗争最艰苦的时候，也就是考验一个人的革命意志，是不是坚定的时候，干革命就要准备牺牲，战胜困难……”是呀，这一点苦都不能吃，还干什么革命！她忽然觉得脚步轻快起来，用力地走着。范钦洪同志见她走得很吃力，就说：“八瓣子，来骑上我的马吧！”

“不，我不累。”

“你看，脚都瘸了，打泡了吧！快骑上吧！”

八瓣子见说她的脚瘸了，就猛一咬牙，迈开步子跑了，她竭力装着无事的样子，追上了

队伍。

部队一打进村子，八嬷子就一头跟进去，立刻到各家各户，去动员群众前来开会。在会上她又唱歌又宣传，群众一边听一边啧啧称赞：“共产妹子真有才！”

一九二九年，毛主席率领红军来到闽西了。真象初升的太阳，把金灿灿的阳光照到地面，苏区满地红光，各种劳苦群众的组织都更加活跃了。红军到金砂的一天，全村子的穷人都敲锣打鼓欢迎，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，象过年节一样，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。

八嬷子参加儿童团的工作更积极了，帮农会送信，站岗放哨，贴标语，帮红军家属干活时还常常哼着山歌：

我們都是小孩，
幫助紅屬打柴。